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二　　列傳八十二

李勉　　李皐　子象古　道古

李勉字元卿鄭王元懿曾孫也父擇言爲漢褒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所歷皆以嚴幹聞在漢州張嘉貞爲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性簡貴待管內刺史禮隔而引擇言同榻坐談政理時人榮之勉幼勤經史長而沈雅清峻宗於虛元以近屬陪位累授開封尉時升平日久且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龎雜號爲難理勉與聯尉盧成軌等並有擒姦擿伏之名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

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
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也遷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
俘百餘詔並處斬囚有仰天歎者勉過問之對曰某被
脅制守官非逆者勉乃哀之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點汙
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
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克復西京累
歷清要四遷至河南少尹累爲河東節度王思禮朔方
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尋遷梁州都督山南西道
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俄
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爲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

籍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諂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勝

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勉竟爲執政所非追入爲大理

少卿羌渾奴刺寇州勉不能守召爲大理少卿謁見面陳王晬無罪政事係

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乃除太常少卿王晬後以

推擇拜大理評事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知人肅宗將

大用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己勉不爲之屈

竟爲所抑出歷汾州虢州刺史改京兆尹檢校右庶子

兼御史中丞都畿觀察使尋遷河南尹明年罷尹以中

丞歸西臺又除江西觀察使賊帥陳莊連陷江西州縣

偏將呂太一武日昇相繼背叛勉與諸道力戰悉攻平

之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瘗於其隴或以告曰爲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大厤二年來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政尚簡肅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恃寵含威天憲在舌前尹黎幹寫心候事動必求媚每朝恩入監傾府人吏具數百人之饌以待之及勉泣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先期有請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具主禮勉忝京尹軍容儻惠顧府廷豈敢不具蔬饌朝恩聞而銜之因不復至太學勉亦尋受代四年紀三年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

等阻洞爲亂前後累歲陷没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
容州刺史王翃併力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舶
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潔廉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
至者四十餘（新書四千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
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
中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
闕請立碑代宗許之七年拜工部尚書（封汧國公）及滑亳永
平軍節度令狐彰卒遺表舉勉自代因除之在鎮八年
以舊德清重不嚴而理東諸侯雖暴驁者亦宗敬之十
一年汴宋留後田神玉卒詔加勉汴州刺史汴宋節度

使表行汴州將李靈曜阻兵北結田承嗣承嗣使姪悅將銳兵戍之詔勉與李忠臣馬燧等攻討大破之悅僅以身免靈曜北走勉騎將杜如江擒之以獻淮西軍據汴北河陽軍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良與悅戰匡城不勝徙壘與靈曜合忠臣將軍李重倩夜攻其營與河陽軍合謀賊不陣潰悅走河北靈曜奔韋城爲如江所擒代宗褒賞甚厚既而李忠臣代鎮汴州而勉仍舊鎮忠臣遇下貪虐明年當作十四年爲麾下所逐詔復加勉汴宋節度使移理汴州餘並如故德宗嗣位加檢校吏部尚書尋加同平章事建中元年檢校左僕射充河南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餘如故四年李希烈反以他盜爲名悉衆來寇汴州勉城守累月

救援莫至謂其將曰希烈兇逆殘酷若與較力必多殺
無辜吾不忍也遂潛師潰圍南奔宋州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賊以精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令兵直擣許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數十里有詔詰讓二將懼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爲賊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索嬰守累月援莫至衰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詔以司徒同平章事徵
既至朝廷素服請罪優詔復其位勉引過備位而已無
何盧杞自新州員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以
杞邪佞蠹政貶未塞責停詔執表遂授澧州別駕他日
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卿知其狀乎

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爲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然自是見疎累表辭位遂罷知政事加太子太保新書太師貞元四年卒年七十二上頗愍悼之冊贈太傅諡曰貞簡賻物有差喪葬官給勉坦率素淡好古尙奇淸廉簡易爲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有巧思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響泉韻磬勉所愛者及在相位向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而無私積其在大官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參爲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爵辭色悽惻論者美之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

餘頭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柩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還戍兵常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或曰勉失守梁城亦可貶也議者曰不然當賊烈之始亂其慓悍陰禍兇焰不可當天方厚其毒而降之罰況勉應變非長援軍莫至又其時關輔已俶擾矣人心已動搖矣以文吏之才當虎狼之隊其全師奔宋非量力之恥也與其坐受喪敗不猶愈乎

李皐字子蘭曹王明元孫嗣王戢之子少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天寶十一載嗣封授都水使者三遷至祕書少監皆同正多智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以孝聞上元初京師旱米斗直數千死者甚多皐度俸不

足餐亟請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溫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皐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皐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聞而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監皐行縣見一媪乖白而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鍔宦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爲殿中侍御史鍔爲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皐曰入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然後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於列位由是舉奏並除名勿齒改虔州別駕

行州事以良政聞徵至京未召見因上書言理道拜衡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謫官道州知皐事直及爲相復拜衡州初皐爲御史覆訊懼貽太妃憂竟出則素服入則公服言貌如平常太妃竟不知及爲潮州詭詞謂遷至是復位方泣以白且言非疾不敢有聞建中元年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杲貪殘有將王國良鎭邵州武岡縣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危懼因人所苦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諸道同討聯歲不能下皐受命日乃曰驅疲甿誅反側非所以奉聖朝事遣使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救誅死而已

將軍遇我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爲辛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刃殺將軍邪將軍以爲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捧書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必決皐即日赴縣受降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言降是詐也皐曰非爾所知遂留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入國良壘中國良召使者入皐大叫軍中曰有人識曹王否只我是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眙不敢動適有識者走至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皐執手約爲兄弟盡焚攻守之備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有詔赦國良罪賜

名惟新建中二年丁母艱奉喪至江陵會梁崇義反乃授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尋加散騎常侍李希烈反遷江西道節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至州集將吏而令曰嘗有功未申者別爲行有策謀及器能堪佐軍者別爲行有禆將伊慎李伯潛劉旻皆自占皐察其詞氣驗其有功悉補大將擢王鍔委之中軍以馬彞許孟容爲賓佐繕甲兵具戰艦將軍二萬餘以士二千五百委慎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即盡以教之初伊慎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反懼皐任之乃陰遺遺之鏁甲又詐爲慎書往復置遺於境上聞郞

還中使斬愼皐表請捨令自効會與賊夾江爲陣中使又至皐乃勉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將鋒而先皐率軍繼之責其有功果大破賊斬首數百級愼方得免罪賊樹堡柵於蔡山皐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分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皐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皐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李良又取黃州斬首千餘兵益振舒王爲元帥加皐前軍兵馬使德宗居奉天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强取鹽鐵錢其使

包佶以財幣泝江次於蘄口時希烈已屠汴州又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黃將絕江道皐遣伊慎將七千衆禦之遇於永安戍慎列三柵相去纔四里列鼓角中柵少誠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聲鼓而三柵齊出奮擊不爲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爲京觀以功加銀靑光祿大夫進封五百戶（進工部尚書）上至梁州進獻繼至皐以上蒙塵於外不敢居城府乃於西塞山上游大洲屯軍從近縣爲軍市商貨畢至加工部（新書戶部）尚書駕還京師又遣伊慎王鍔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溳水爲固攻之累日不下希烈遣甥劉戒虛將步騎八

千來援阜命李伯潛分師迎擊於應山獲戒虛及大將二裨將二十斬首千餘面縛戒虛等之城下乃使人說之賊曰得大將及賓佐一二人爲信當降阜乃使王鍔馬燚縋城而入城中大呼乃出降斬僞刺史王嘉祥希烈又遣兵援隨州阜令伊愼擊於厲鄉大破之復平靜白鴈等關希烈懼乃戢兵貞元初拜江陵尹荊南節度使賜實封三百戶江漢倚阜爲固未幾李思登以隨州降凡下州四縣十七大小十餘陣新書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禽生萬六千未嘗敗洎淮西既平請護喪祔東都上遣中使弔贈父右僕射母曹國太妃塟畢來朝詔還鎮出東都以拜墓覲

者榮之先江陵東北有廢田傍漢古隄二處每夏則溢皐始命塞之廣田五千頃畝得一鍾規江南廢洲爲廬舍架江爲二橋流人自占二千餘戸自荆至樂鄉凡二百里旅舍鄉聚凡數十大者皆數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飲陂澤皐始命合錢開井以便人初李希烈吳少誠殺陳仙奇上以襄鄧要阨三年除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尋使割汝隨隸焉新書方鎮表增領唐鄧安三州無此練兵積糧市廻鶻馬益騎兵嘗大敗以教士少誠悍之性勤儉知人疾苦設監司能參聽下持將吏短長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價貴則出賣之給將吏廩祿豪家不得擅其利常

運心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欹器進入內中嘗自創意爲欹器以髹木上出五瓠下銳圓爲盂形所容二豆少則水弱多則強中則水器力均雖動搖乃不覆云每遣人物常自稱量署之官匹帛皆印之絕吏之私初扶風馬燧未知名皐始辟之卒以正直稱漢陽王張柬之有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遊宴皐將買之燧斂衽而言曰張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代保之王縱欲之奈何令其子孫自鬻焉皐謝曰主吏失詞爲足下羞微足下安得聞此言以改過遷善知人任下爲己任故賓從將佐多至大官貞元八年三月暴卒於位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右

僕射賻弔有差謚曰成子象古道古復古
象古自衡州刺史爲安南都護元和十四年爲楊清所
殺妻子支黨無噍類焉楊清者代爲南方酋豪屬象古
貪縱人心不附又惡清之强自驩州刺史召爲牙門將
鬱鬱不快無何邕管黃家賊叛詔象古發兵數道共討
之象古命清領兵三千赴焉清與其子志烈及所親杜
士交潛謀迴戈夜襲安南數日城陷象古故及於害朝
廷命唐州刺史桂仲武爲都護且招諭之赦清以爲瓊
州刺史仲武至境清不納復約束部署刑戮慘虐人無
聊生仲武使人諭其酋豪數月間歸附繼至約兵七千

傜人收其城斬清及其子志貞籍沒其家志烈與士交
敗傜於長州之鑒溪尋以所部兵來降
道古登進士第獻書闕下擢校書郎集賢院學士遷司門員外郎便佞
巧宦早升朝籍常以酒肴棊博遊公卿門貨賂之際無
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當時有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
狎歷利隨唐睦四州刺史由黔中觀察使爲鄂岳沔蘄
安黃團練觀察使時中和十一年也初以柳公綽在鎮
撫功議將代之裴度言道古嗣曹王皐之子皐嘗以江
漢兵遏希烈之亂威惠至今在人復用其子必能繼美
憲宗然之故有此授及赴鎮倍道而行以數騎徑入安

州城時公綽殊未意道古至惶駭而出家財多為所奪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為虜所殺初李聽守安州未嘗退衄及道古至誣奏聽移去之乃自帥兵出木陵（新書作穆陵關）士卒驕惰賜給多闕其庶支供軍錢道古半以奉權倖半以沒己人皆怨怒不肯力戰賊亦易道古以羸兵抵之故道古前後再攻破申州外城而不能拔至李愬入蔡州乃降元和十三年入為宗正卿道古在鄂州日以貪暴聞懼終得罪乃薦山人柳泌以媚於上後又為左金吾衛將軍

憲宗季年頗信方士銳於服食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
皇甫鎛方謏媚固寵道古言柳泌有道術鎛得而進之
待詔翰林憲宗服餌過當暴成狂躁之疾以至棄代穆
宗在東宮扼腕於其事及居喪皆竄逐誅之鎛既貶責
授道古循州司馬終以服丹藥歐血而卒長慶初詔還其官

史臣曰李勉李皐稟性端莊處身廉潔臨民涖事動有
美聲可謂宗臣之英也若夫治軍旅禦寇戎謀必臧戰
必勝則又勉不及皐遠矣道古便佞姦以事君何父子
之不相類也

贊曰我宗之英曰皐與勉才雖不同道豈相遠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二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三　　列傳八十三

李抱玉　　李抱眞 子緘

王虔休　　盧從史

李芃　　李澄 族弟元素

李抱玉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興貴曾孫）代居河西善養名馬爲時所稱（始名重璋天寶末元宗以其戰河西有功敕改今名）羣從兄弟或徙居京華習文儒與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風抱玉少長西州好騎射常從軍幕沈毅有謀小心忠謹（安祿山反守南陽斬賊使）乾元初太尉李光弼引爲偏裨屢建勳績由是知名二年自特進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遷鴻臚卿員外置

同正員持節鄭州諸軍事兼鄭州刺史攝御史中丞鄭陳潁亳四州節度使時史思明陷洛陽光弼守河陽賊兵鋒方盛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帥周摯領安太淸徐黄玉等先攻南城將陷之抱玉乃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欺紿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摯軍退光弼自將於中潬城摯捨南城攻中潬不勝乃整軍將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戰大敗之因河陽復懷州皆功居第一遷澤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封欒城縣公代宗即位擢爲澤潞節度使潞州

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加領陳鄭二州統相衛儀邢十一州兵遷兵部尚書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王爵徙涼國公進司徒抱玉

上言臣貫屬涼州本姓安氏以祿山構禍恥與同姓去至德二載五月蒙恩賜姓李氏今請割貫屬京兆府長安縣許之因是舉宗並賜國姓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陝諸軍潰卒及村閭亡命相聚爲盜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羣盜頗害居人朝廷遣太子賓客薛景仙領兵爲五谷使招討連月不捷乃詔抱玉兼鳳翔節度使討之抱玉採知賊帥行止之處先分屯諸谷乃設奇潛

使輕銳數百南自洋州入攻之賊帥高玉方與諸偷會邃為銳卒數十人掩擒之因大搜獲偷黨悉斬之餘黨不討自潰旬日內五谷平抱玉遣牙將李崇客以精騎四百自桃林虢川襲之賊帥高玉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以功遷司空餘並如故時吐蕃每歲犯境上以岐陽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判梁州事連統三道節制兼領鳳翔潞梁三大府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空及山南西道節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書上嘉其謙讓許之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

故還爲兵部尚書大厤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屯盩厔抱玉兼三節度使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隴坻達扶文綿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隴帝多其襄許之}抱玉凡鎮鳳翔十餘年雖無破虜之功而禁暴安人頗爲當時所稱大厤十二年卒{年七十四}上甚悼之輟朝三日贈太保{諡曰昭武}

李抱眞{字大元}抱玉從父弟也抱玉爲澤潞節度使甚器抱眞任以軍事累授汾州別駕當是時僕固懷恩反於汾州抱眞陷焉乃脫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迴紇所將朔方兵又勁憂甚召見抱眞問狀因奏曰郭子儀領朔方之衆人多思之懷恩欺其衆曰子儀爲朝恩所殺

詐而用之今復子儀之位可不戰而克其後懷恩子瑒爲其下所殺懷恩奔遁多如抱眞策因是遷殿中少監居頃之爲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抱眞因中謝言曰臣雖無可取當今百姓勞逸繫在牧守願得一郡以自試上許之改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居二年轉懷州刺史復爲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玉卒抱眞仍領留後抱眞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戸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籍而徵之都試以示賞

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眞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軍步兵冠諸軍撫幾復代李承昭爲昭義軍及磁邢節度觀察留後加散騎常侍德宗卽位拜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支度營田澤潞磁邢觀察使建中三年田悅以魏博反乃悉兵圍邢州及臨洺益急詔河東節度使馬燧及神策兵救之抱眞與燧敗悅兵於雙岡斬悅將楊朝光又擊破悅於臨洺遂解臨洺及邢州之圍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復與燧大破悅於洹水悅以數

百騎走歸魏州復與燧圍魏州又敗悅於城下以功加
檢校右僕射時悅窘蹙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悅抱
眞與燧等退次魏縣上幸奉天中使告問至諸將皆仰
天慟哭李懷光席卷奔命馬燧李芃各引兵歸鎭朱泚
旣汙宮闕時李希烈陷大梁李納亦反鄆州無何上幸
梁州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抱眞獨於擾攘傾潰之中以
山東三州外抗羣賊內輯軍士羣賊深憚之興元初遷
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由義陽郡王倪國公進時朱滔悉幽薊軍
借兵迴紇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泚攻圍貝州初羣賊附
於希烈希烈僭僞有臣屬羣賊意羣心稍離上自奉天

下罪己之詔悉赦羣賊抱眞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朱滔武俊許之時兩軍尙相疑抱眞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其將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眞遣軍司馬盧元卿勒軍部分曰僕今日此舉繫天下安危僕死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唯子奮厲士馬東向雪僕之恥亦唯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眞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貝州此輩皆欲陵駕吾屬足下旣不能自振數賊之上捨九葉天子而北面臣反虜乎乃者聖上奉天下罪己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臥武

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遂與結爲兄弟而別約明日合戰遂擊破朱滔於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新書六百貞元初朝於京師居頃之還鎮抱眞沈斷多智計嘗欲招致天下賢儁聞人之善必令持貨幣數千里邀致之至與語無可採者漸退之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沼以自娛晩節又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季長者爲抱眞錬金丹紿抱眞曰服之當升僊遂署爲賓僚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日朝上淸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

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九腹堅不食將死不知
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豬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
間季長復曰垂上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九頃之卒初
抱眞久疾好禨祥或令厭勝爲巫祝所惑請降官爵以
禳除之是年凡七上章讓司空復爲檢校左僕射貞元
十年卒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太保賻以布帛米粟有
差抱眞甍之日其子緘中侍御史緘匿喪不發營田副
使盧會昌令抱眞從甥元仲經潛與緘謀其明日將吏
會集仲經詐爲抱眞令曰吾疾甚不能涖職今令緘掌
軍事諸軍善佐之節度副使李說及諸將吏俛首皆曰

諾須臾緘盛服而出衆皆拜之緘乃悉府藏須賞軍士盧會昌仍詐爲抱眞表請以職事付緘翼日又令諸將連奏請緘領軍上已聞抱眞卒乃遣中使第五守進馳傳觀變且令以軍事屬於大將王延貴守進至潞州緘詐言抱眞疾病請見明日如此者凡三日緘乃出見中使左右皆陳兵甚嚴備中使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薨殁令以事屬延貴侍御宜歸發喪行服也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有詔不許緘掌事諸公意如何將吏莫有對者緘懼而退遽以使印及管鑰歸監軍是日乃發喪畢一哭中使召延貴以口詔令視事趣遣緘赴東都元仲經

逃於外延貴捕得殺之旣歸罪仲經盧會昌得不坐緘初謀亂遣裨將陳榮詐以文書告成德節度使王武俊求假財帛武俊大怒曰吾與汝府公善者冀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亡執詐令其子而不俟朝旨邪何敢告我況有求也乃囚陳榮而遣使讓緘焉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也本名延貴少涉獵書籍鄉里間以信義畏慕之尤好武藝大厤中汝州刺史李深用之爲將久之澤潞節度李抱眞聞名厚以財帛招之累授兵馬使押衙建中初抱眞統兵馬與諸將征討河北其雙岡水寨營等陣虔休攻戰居多擢爲步軍都虞

候累加兼御史中丞大夫賜實封百戶封同昌郡王實封五千戶洎抱眞卒裨將元仲經等議立抱眞子緘軍中擾亂虔休正色言於衆曰軍州是天子軍州將帥闕合待朝命何乃云云妄生異意軍中服從其言由是竟免潰亂朝廷知而嘉之以邕王爲昭義節度觀察大使授虔休潞州左司馬依前兼御史大夫掌留後仍賜名虔休號令安撫軍州大理初抱眞之喪軍司馬元誼據洺州叛虔休遣將李廷芝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又雜澤又破之守戍皆奔魏博卽決水灌城將壞遣掌書記盧項入見誼陳利害誼請朝門以項爲洺州別駕使守洺誼出亦奔魏二歲遷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潞澤磁邢洺觀察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始屬城州縣守宰多署他職不親政故治苛簡虔休悉增

倖稟遣就部人以安安貞元十五年辛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左僕射賻以布帛米粟謚曰敬子麗成等十人並補太學生虔休性恭勤儉省節用管內州倉庾皆積糧儲可支軍人數歲又嘗撰誕聖樂曲以進其表曰臣聞於師夫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音以知聲審樂以知政則理道備矣清明廣大終始周旋與天地同其和與四時合其序豈止於鍾鼓管磬云乎哉臣伏見開元中天長節著于甲令每於是日海縣歡娛稱萬壽之無疆樂一人之有慶故能追堯接舜邁禹踰湯自周已後不能議矣臣竊以陛下降誕之辰未有惟新之曲雖大和已布於六氣而大樂未宣於

八音無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闕愚臣不揆頑昧敢思祖述每私歌竊抃忘寢與食久矣適遇有知音者與臣論及樂章探微賾奧窮理盡性臣乃遣造繼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宮爲調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爲德如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五徧法二十四氣而足成一歲也每徧一十六拍象八元八凱登庸於朝也所冀雲門咸池永傳於律呂空桑孤竹合薦於宮懸不聞怗懘之聲長作中和之樂可使九域之人頓忘於肉味四夷之俗皆播於薰風與唐惟休終古盡善臣不勝懇款屏營之至謹昧死陳獻以聞其所造譜謹同封進先時有太常樂

工劉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進今中和樂起此也

盧從史其先自元魏已來冠冕頗盛父虔少孤好學舉進士歷御史府三院刑部郎中江汝二州刺史祕書監從史少矜力習騎射遊澤潞間節度使李長榮用爲大將德宗中歲每命節制必令採訪本軍爲其所歸者長榮卒從史因軍情且善迎奉中使得授昭義軍節度使漸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而辨給矯妄從事孔戡等以言直不從引去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眞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

功及詔下討賊兵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
潛懷賊號又高其芻粟之價售於度支諷朝廷求宰相
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深患之護軍中尉吐
突承璀將神策兵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從
史貪好得承璀出寶帶奇玩以炫燿之時其愛悅而
遺焉從史喜甚日益狎上知其事取裴垍之謀因戒承
璀伺其來博揖語幕下伏壯士突起持捽出帳後縛之
內車中馳以赴闕從者驚亂斬十數人餘號令乃定且
宣諭密詔追赴闕庭都將烏重胤素懷忠順乃嚴戒其
軍衆不敢動會夜使疾驅未明出境道路人莫知元和

五年四月制曰邪以蓄衆自致覆車奸以事君所宜用
鉞故楚人告變韓信患釋於事先蜀土徵災鍾會禍生
於部下況害深楚蜀功匪鍾韓構此厲階佈於公議懷
私負德合寘於嚴科屈法伸恩尙從於寬典前昭義軍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盧從史擢自禆將居於大藩不
思報國之誠每設徇身之計比丁家禍曾無戚容行乘
人倫孝虧天性屬常山稱亂朝制未行因願興師苟求
復位刻期効用請以身先指日投誠誓云獨致求於懷
撫推以信誠非衆論以釋其肖麻決中心而授之鈇鉞
委以重任命之專征章奏所陳事無違者恩光是貸子

何愛焉而乃冒利藩姦聚政敗度成師既出保敵而交通邪計以行歸戎而向背諸侯盡力而不應遺寇遊魂而是託臣節既喪恩豈念於生成台位干求禮頓虧於忠敬肆其醜行熾以兇威至於逼脅軍中潛施賊號陵汙麾下賓玷皇風貨以藩身虐而用衆士庶怨而罔恤將校勞而不圖稟於陶鈞行事至此視於天地負我何多且辜覆載之仁寧逭神鬼之責況頃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覬生其心賴劉濟抗忠正之辭使邪覺絕遲迴之計加以偏毀鄰境密疏事情反覆百端高下萬變心無恥媿事至滿盈朕念以始

終務於含貸所期悔過豈謂逾兇而昭義軍忠節夙彰義聲昭著發其衆怒叶以一心顧大惡而不容幸全軀而自免宜從大戮以正彝章尚以會列方鬧嘗經任使惜君臣之體抑中外之情俾投魑魅之鄉以解人神之憤可貶驩州司馬嗚呼奸由事驗自開棄絕之門禍實己招豈漏恢疎之網凡百多士宜諒朕懷尋賜死子繼宗等四人並貶嶺外

李芃字茂初趙郡人也解褐上邽主簿三選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嚴武爲京兆尹舉爲長安尉李勉爲江西觀察使署奏祕書郎兼監察御

史爲判官永泰初轉兼殿中侍御史時宣饒二州人方淸陳莊聚衆據山洞西絶江路劫商旅以爲亂芃乃請於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謀李勉然其計以聞代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靑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請芃攝行州事無幾乃兼侍御史居無何魏少遊代勉爲使復署奏檢校虞部員外郎賜金紫爲都團練副使頃之攝江州刺史州人便之丁母憂免喪永平節度使李勉署奏檢校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爲判官尋攝陳州刺史歲中卽值李靈耀反於汴州勉署芃兼亳州防禦使練達軍事兵備甚肅又開陳潁運路以通漕輓德宗嗣位

授檢校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河陽三城鎮遏使撫勞
備至資廪善者必先軍士間一年爲節度使路嗣恭之
副加檢校左庶子河陽三城懷州節度觀察使以東畿
汜水等五縣隷焉時河南北連大兵詔益以神策汝陜
之師芃進收新鄉共城遂圍衛州明年詔與河東節度
使馬燧等諸軍破田悅於洹水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
累封開陽郡王實封一百戸進圍悅於魏州將符璘以
精騎五百夜降芃開營以納之明日歸璘於招討使上
居奉天歛軍還興元初檢校右僕射無何以疾固讓罷
歸芃將請告謂所親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厭兵革然

則天下城壘堅厚矣戈鋋銛利矣以力勝之則有得失其可盡乎除弊之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致耳方鎮之戴翼時主宜先退讓貪權持祿吾所不取也吾既疾病豈能言而不踐乎乃手疏乞罷貞元元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後也居京兆父鎬清江太守以澄贈工部尚書澄以武藝爲偏將累除試將作監隷於江淮都統李峘建中初以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隷於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及勉移理汴州乃奏澄爲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奔歸行在

澄遂以城降希烈僞署尚書令兼滑州永平軍節度使
興元元年春澄密令親信人盧翰間道齎表達於奉天
上嘉之乃以帛詔藏於蠟丸中加澄刑部尚書兼汴州
刺史汴滑節度觀察使澄祕而未宣乃集州兵嚴加訓
習希烈頗疑之乃令養子六百人戍之以虞其變希烈
苦攻寧陵邀澄率其衆至石柱澄令縱火焚營而僞遁
誘六百人因驚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斬之以
告希烈不能窮詰焉無幾希烈遣其將翟暉等寇陳州久
之未復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希烈不能制已又
會中官薛盈珍持節且至加檢校兵部尚書封武威郡

王實封五百戶澄乃乘勢力焚賊旌節誓衆歸國及十一月希烈旣失澄又聞翟暉大敗由是奔歸蔡州澄遽率衆將復汴州屯於城北門恇怯不敢進及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賊將田懷珍開關以納之翼日澄方自北入洽已據子城澄乃舍於浚儀縣兩軍將士日有忿競不自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通款於澄澄遣其子清赴之先是河陽軍節度使李芃遣其將雍顥（新書名希顥）攻鄭州顥所過縱掠液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納之顥怒攻液清以衆助之殺登城者數十人顥方引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

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左
僕射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廢
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仍令左散騎常侍歸
崇敬充弔祭使所緣喪葬並勒官給澄實以八月癸未
終克寧祕之以九月庚寅欲自起視事其行軍司馬馬
鉉不許克寧陰遣殺之乃墨經而出加卒於城門將爲
不順劉洽出師屯於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由是
克寧不敢妄發然道路絕商旅者凡十四五日及賈耽
代澄克寧護喪將歸乃悉索府中財貨以夜出城軍人
從而剽奪及明殆盡澄柩至京師又賜克寧莊一所錢

千貫粟麥二千碩澄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
疏連稱二封頗爲時人所哂

李元素字大朴蒲山公密之孫任侍御史時杜亞爲東
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
下畋於北郊亞意其爲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
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爲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
罪亞將逞其宿忿且以得賊爲功上表指明運爲盜之
狀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元素就
決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
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

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誣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上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邏乾狀明白上乃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眞賊元素由是爲時器重遷給事中時美官闕必指元素遷尚書右丞數月鄭滑節度使盧羣卒遂命元素兼御史大夫鎭鄭滑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在鎭稱理元和初徵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闕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之寢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某官散相疎也見屬官必

先拜脂韋在列大失人情李錡爲亂江南遂授元素浙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數月受代入拜國子祭酒尋遷太常卿轉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長姊友敬加於人及其姊歿沈悲遘疾上疏懇辭職從之數月以出妻免官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慶之孫性柔弱元素爲郎官時娶之甚禮重及貴溺情僕妾遂薄之且又無子而前妻之子已長無良元素寢疾昏惑聽譖遂出之給與非厚妻族上訴乃詔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懇切披陳云妻王氏禮義殊乖願與離絕初謂素有醜行不能顯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處置訪聞不曾

告報妻族亦無明過可書蓋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晉以王命當日遣歸給送之間又至卑薄不唯王氏受辱實亦朝情悉驚如此理家合當懲責宜停官仍令與王氏錢物通所奏數滿五千貫新書五百萬元和五年卒贈陝州大都督

史臣曰李抱玉李抱眞以武勇之材兼忠義之行有唐之良將也且如農隙敎澔人之射數騎入武俊之營非有奇謀孰能如是惜乎服食求仙爲藥所誤王虔休不黨僭命有足可嘉盧從史動多懷姦自貽伊戚芃則老也知足澄則過而改圖元素爲御史時執德不回居大

夫曰其心甚短因緣乜出益露醜聲善少惡多又何足算

贊曰抱玉抱眞我朝良將虔休之心亦多可尚史懷姦謀甩將祿讓澄迷郄行素貪一嚮吾誰與欺豈如忠諒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三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四　　列傳八十四

李晟　子愿　愬　聽　憲　惎　王佖

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爲裨將晟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性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絶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鬬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雅聞其名召補列將嘗擊疊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宕州連狂羌於笮山皆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同正廣德初鳳翔節度

使孫志直署晟總遊兵擊破党項羌高玉等以功授特
進試光祿卿轉試太常卿大厯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
爲右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
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
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
容谷種（新書作穀種）而還吐蕃因解靈州之圍而去拜開府儀
同三司無幾兼左（新書作右）金吾衛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
都知兵馬使并總遊兵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
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
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

留居宿衛爲右神策都將德宗即位吐蕃寇劍南時節度使崔寧朝京師三川震恐乃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授大子賓客晟乃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獲首虜千餘級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將兵圍臨洺邢州詔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眞合兵救臨洺尋加兼御史中丞河陽昭義軍攻敭朝光於臨洺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李奉國擊悅於雙岡悅兵卻遂斬朝光戰於臨洺諸軍皆卻晟引兵渡洺水乘冰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之三年正

月復與諸軍擊敗悅於洹水進攻魏州以功加檢校左
散騎常侍實封百戶無幾兼魏府左司馬時朱滔王武
俊聯兵在深趙怒朝廷賞功薄田悅知其可間遣使求
援滔與武俊應之遂以兵圍康日知於趙州李抱眞分
兵二千人守邢州馬燧大怒欲班師晟謂燧曰初奉詔
進討三帥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州接壤分兵守之
誠未爲害其精卒銳將皆在於此令公遽自引去奈王
事何燧釋然謝晟燧乃自造抱眞壘與之交歡如初王
武俊攻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欲引兵赴定州
與張孝忠合勢欲圖范陽德宗壯之加晟御史大夫俾

禁軍將軍莫仁擢趙光銑杜季泚皆隸焉晟自魏州引軍而北徑趣趙州武俊聞之解圍而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兵合北畧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田悅王武俊皆遣兵來救戰於白樓賊犯義武軍稍郤晟引步騎擊破之晟所乘馬連中流矢踰月城中益急滔武俊大懼乃悉收魏博之衆而來復鬬晟軍晟內圍景濟外與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於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焉軍吏合謀乃以馬輿還定州賊不敢逼晟疾間復將進師會京城變起德宗在奉天詔晟赴難晟承詔泣下即日欲赴闕輔義武軍間於朱滔

王武俊倚晟爲輕重不欲晟去數謀沮止晟軍晟謂將
吏曰天子播越於外人臣當百舍一息死而後已張義
武欲沮吾行吾當以愛子爲質遺良馬以啗其意乃留
子憑以爲婿義武軍有大將爲孝忠委信者謁晟晟乃
解玉帶以遺之因曰吾欲西行願以爲別陳赴難之意
受帶者果德晟乃諫孝忠勿止晟晟得引軍踰飛狐師
次代州詔加晟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實封
二百戸晟軍令嚴肅所過樵採無犯自河中由蒲津而
軍渭北壁東渭橋以逼泚時劉德信將子弟軍救襄城
敗於扈澗聞難率餘軍先次渭南與晟合軍軍無統一

晟不能制因德信入晟軍乃數其罪斬之晟以數騎馳入德信軍撫勞其衆無敢動者既倂德信軍軍益振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亦自河北赴難軍於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已功乃奏請與晟兵合乃詔晟移軍合懷光軍晟奉詔引兵至陳濤斜軍壘未成賊兵遽至晟乃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離其窟穴敢出索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立功乃曰吾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詎可戰邪不如畜銳養威俟時而舉晟知其意遂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

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陷
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
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陰有異志遷延不進晟因入
說懷光曰寇賊竊據京邑天子出居近甸兵柄廟略屬
在明公公宜觀兵速進晟願以所部得奉嚴令爲公前
驅雖死不悔懷光益忌之晟兵軍於朔方軍北每晟與
懷光同至城下懷光軍輒虜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
所犯懷光軍惡其獨善乃分所獲與之晟軍不敢受久
之懷光將謀沮晟軍計未有所出時神策軍以舊例給
賜厚於諸軍懷光奏曰賊寇未平軍中給賜咸宜均一

今神策獨厚諸軍皆以爲言臣無以止之惟陛下裁處懷光計欲因是令晟自署侵削巳軍以撓破之德宗憂之欲以諸軍同神策則財賦不給無可奈何乃遣翰林學士陸贄往懷光軍宣諭仍令懷光與晟參議所宜以聞贄晟俱會於懷光軍懷光言曰軍士稟賜不均何以令戰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弛張號令皆得專之晟當將一軍唯公所指以効死命至於增損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無以難晟又不欲侵刻神策軍發於自巳乃止懷光屯咸陽堅壁八十餘日不肯出軍德宗憂之屢降中使促以收復之期懷光託以卒疲請更

休息以伺其便然陰與朱泚交通其迹漸露晟懼為所併乃密疏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晟以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所備蜀漢之路不可壅也請以裨將趙光銑為洋州刺史唐良臣為利州刺史晟子婿張彧為劍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初納之未果行無何吐蕃請以兵佐誅泚上欲親總六師移幸咸陽以促諸軍進討懷光聞之大駭疑上奪其軍謀亂益急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將楊惠元及晟並與懷光聯營晟以事迫會有中使過晟軍晟乃宣令云奉詔徙屯渭橋乃結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光果劫建

徽惠元而併其兵建徽遁免惠元爲懷光所害是日車駕幸梁州時變生倉卒百官扈從者十二三駱谷道路險阻儲供無素從官乏食上歎曰早從李晟之言三蜀可坐致也晟大將張少宏自行在傳口詔授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安衆心晟拜哭受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爲天下本若皆執羈靮誰復京師乃浚城隍繕兵甲以圖收復晟以孤軍獨當強寇恐爲二賊之所併乃卑詞厚幣僞致誠於懷光外示推崇內爲之備時芻粟未集乃令檢校戶部郎中張彧假京兆少尹擇官吏以賦渭北畿縣不旬日芻糧皆足晟乃大陳三

軍令之曰國家多難亂逆繼興屬車駕西幸關中無主予代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况當此時不能誅滅兇渠以取富貴非人豪也渭橋横跨大川斷賊首尾吾與公等戮力勤王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三軍無不泣下曰唯公所使晟亦欷歔流涕是時朱泚盜據京城懷光圖爲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虎視於河南希烈鴟張於汴鄭晟內無貨財外無轉輸以孤軍而抗劇賊而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英豪歸向戴休顔率奉天之衆韓遊瓌洽邠寧之師駱元光以華州之兵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之旅屯七盤

皆稟晟節度晟軍大振懷光以休顏遊瓌從晟益懼晟又致書於懷光諭以禍福令破賊迎鑾以掩前過懷光卒不悟軍衆漸多離散糗糧且竭虜剽無所得懼爲晟所襲三月懷光自三原富平東抵奉天所至焚掠乃自馮翊入據河中懷光將孟涉段威勇者本神策將惡懷光之不臣旣至富平結陣於軍中外向大呼而去懷光不能制涉威勇以數千人歸晟乃陳兵受涉等降卒乃奏授涉檢校工部尙書威勇兼御史大夫德宗之幸山南旣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內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

之破賊必矣帝意始安是月渾瑊步將上官望自閬道懷詔書加晟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益實封三百戶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晟承詔流涕時帝欲移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漢繫億兆之心圖翦滅之勢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卽人心失望武士謀臣無所施矣四月詔加晟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府司錄李敬仲自京城來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尹張彧爲副使鄭雲逵爲行軍司馬李敬仲爲節度判官俾同主軍書又請以懷光舊將唐良臣保潼關以河中節度授

之載休顏守奉天請以鄜坊節度授之上皆從之渭橋舊有粟十餘萬斛度支先饋懷光軍欲盡晟又奏曰近畿雖乘兵亂猶可賦斂儻寇賊未滅宿兵曠時人廢耕桑又無儲蓄非防微制勝之術也上納之晟乃於畿甸率聚征賦吏民樂輸守禦益固由是軍不乏食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壻請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賊爲間遽命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亦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心卒無離叛者會

將吏數輩自賊中逃來言泚衆攜離可滅之狀士心益奮先是賊將姚令言及僞中丞崔宣咸使諜覘我軍爲邏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誡之曰爾報崔宣善爲賊守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於賊也五月三日晟引軍抵通化門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晟集將佐圖兵所向諸將曰先拔外城旣有市里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狹閭以居人若賊設伏格鬬百姓囂潰非計也且賊重兵堅甲皆在苑中若自苑擊其心腹彼將圖走不暇如此則宮闕保安市不易肆計之上也諸將曰善乃移書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剋期進軍於

城下其月二十五日夜晟自東渭橋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以薄京城晟臨高指麾令設壕柵以候賊軍俄而賊衆大至賊驍將張庭芝李希倩遍柵求戰晟謂諸將曰吾恐賊不出今冒死而來天贊我也勒兵說康英俊史萬頃孟涉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遣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譟演力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敗之僵屍蔽地餘衆走入白華夜聞慟哭之聲翼日將復出師諸將請待西軍至則左右夾攻晟曰賊既傷敗須乘勝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邪如待西軍恐失機便二十八日晟大

集諸將駱元光尙可孤兵馬使吳銑王佖都虞候邢君牙李演史萬頃神策將孟涉康英俊華州將郭審金權交成商州將彭元俊等號令誓師畢陳兵於光泰門外乃使王佖李演率騎軍史萬頃領步卒直抵苑牆神麐村晟先是夜使人開苑牆二百餘步至是賊已樹木柵之賊倚柵拒戰晟叱軍士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等萬頃懼先登拔柵而入王佖騎軍繼進賊卽奔潰獲賊將段誠諫大軍分道並入鼓譟雷動姚令言張庭芝李希倩猶力捍官軍晟令決勝軍使唐良臣兵馬使趙光銑楊萬榮孟日華等步騎齊進賊軍陣成而屢北戰

十餘合乘勝驅蹙至於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張庭芝尚有衆萬人相率遁走晟遣田子奇追之其餘兇黨相率來降是日晟軍入京城勒兵屯於含元殿前晟舍於右金吾仗仍號令諸軍曰晟實不武上憑睿算下賴士心幸得殲厥兇渠肅清宮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也晟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别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攝長安令陳元衆

攝萬年令韋上伋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尙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伷取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莫敢忤視士庶無不感悅咸欷歔流涕遠坊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二十九日令孟涉屯於白華尙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自屯於安國寺是日斬賊將李希倩等八人狥於市六月四日晟破賊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羣臣無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李晟虔奉聖謨盪滌兇醜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已來未

之有也上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萬人不爲朕也百官拜賀而退是日晟斬僞相李忠臣張光晟蔣鎭喬琳洪經綸崔宣等又表守臣節不屈於賊者程鎭之劉迺蔣沇趙曄薛岌等晟初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元遠吾安知天道邪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準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參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尋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一千戸晟綜理以備百司令大將吳詵

將兵三千至寶雞淸道晟又請至鳳翔迎扈不許七月十三日德宗至自興元渾瑊韓遊瓌戴休顏以其兵扈從晟與駱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奉迎時元從禁軍及山南隴州鳳翔之衆步騎十餘萬旌旗連亘數十里傾城士庶夾道歡呼晟以戎服謁見於三橋上駐馬勞之晟再拜稽首初賀元惡殄滅宗廟再淸宮闕咸肅抃舞感咽跪而言曰臣忝備爪牙之任不能早誅妖逆致鑾輿再遷及師於城隅累月方殄賊寇皆臣庸懦不任職之責敢請死罪伏於路左上爲之掩咽命給事中齊映宣旨令左右起晟於馬前是日御殿大赦贈晟父欽太子

太保母王氏贈代國夫人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帳酒饌及教坊樂具鼓吹迎導宰臣節將送之京師以爲榮觀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刋石立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晟晟以涇州倚邊屢害戎帥數爲亂階乃上書請理不用命者兼備耕以積粟攘卻西蕃上皆從之詔以晟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仍充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實封千五百戶初帝在奉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鎰立小將李楚琳至是楚琳在朝

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方安反側不許八月晟至鳳翔理殺張鎰之罪斬王斌等十餘人時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論怨李懷光晟劾元貞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其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若棄强示弱以招窺覦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復敘勳行賞追還繼廩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還屯當有賜資賞與不衆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藁且罄人餓死驕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闔之旬時力窮且潰願無養腹心疾為後憂臣請遴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別將田希鑒方屬播遷不遑討伐以涇帥

援之至是晟奏曰近者中原兵禍皆起涇州且其地逼西戎易爲反覆希鑒兇徒將校驕逆若不懲革終爲後患從之晟至鳳翔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坐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石奇等三十餘人具事以聞上曰涇州亂逆泉藪非晟莫能理之還鎮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爲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新書朱泚傳晟惡田希鑒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方帥涇原故希鑒請救晟遣吏萬頃以騎兵三千往請晟行邊希鑒來謁其妻李父事晟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鑒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鑒等詣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有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鑒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鑒不能

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罷對乃縊之幕中以李觀代為節度使晟常曰河隴之陷也豈吐蕃力能取之皆因將帥貪暴種落擕貳人不得耕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士無繇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以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息曩於坐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目榮羨息曩蕃相尚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三人必為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既和即請盟復因盟以虜瑊因以賣燧貞元二年九月吐蕃用尚結贊之計乃大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

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以牛酒犒勞徐乃引去時是間晟也是役也晟先令衙將王佖選銳兵三千設伏於汧陽誡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晟節度果遇結贊及出奮擊賊皆披靡佖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十月晟出師遣野詩良輔等襲吐蕃摧沙堡拔之斬其堡使扈屈律悉蒙等自是結贊數遣使乞和十二月晟朝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給晟命將擊之上方厭兵疑將帥生事邀功

會渾卒張延賞秉政與晟有隙屢於上前間晟言不可久令典兵延賞欲用劉元佐李抱眞委以西北邊事俾立功以壓晟德宗竟納延賞之言罷晟兵柄三年三月冊拜晟爲太尉中書令奉朝請而已詔晟乘軺謁太廟視事尙書省賜良馬錦綵千計其年閏五月渾瑊與尙結贊同盟於平涼果爲蕃兵所劫瑊單馬僅免將吏皆陷六月罷河東節度使馬燧爲司徒盡中尙結贊之謀晟旣罷兵權朝謁之外罕所過從有通王府長史丁瓊者亦爲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乃求見晟言事且曰太尉功業至大猶罷兵權自古功高無有保全者國家儻有變故瓊願備左右狡

兎三穴盍自圖之晟怒曰爾安得不祥之言遽執瓊以
聞四年三月詔爲晟立五廟以晟高祖芝贈隴州刺史
曾祖嵩贈澤州刺史祖思恭贈幽州大都督廟成官給
牲牢祭器牀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五年九月晟與侍中
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勳力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
之盪滌掃隋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亦有熊
羆之士不二之臣左右經綸參翼締構昭文德恢武功
威不若康不乂用端命於上帝付畀四方宇宙既清日
月既貞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於斯閣懋昭
績効式表儀形一以不忘於朝夕一以永垂乎來裔君

臣之義厚莫重焉貞元己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宏
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
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
爲代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
則桓彥範等著其輔戴之績在元宗則劉幽求等申其
翼奉之勳在肅宗則郭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
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社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
而未錄孰謂旌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在予曷其
敢怠有司宜敘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
皇太子書朕是命紀於壁焉庶播嘉庸式昭於下俾後

來者尚揖清顏知元勳之不朽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於門左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初晟在鳳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眞忠臣也僕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搢紳儒者之事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爲者邪是非在人主所擇耳叔度慚而退故晟爲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沈默未嘗泄於所親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勞某能其事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爲

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於天性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爲嵐州刺史嘗有恩於晟後坐貶於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皆爲成就宦學人皆義之理家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言不及公事視王氏甥如已子嘗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有家况姑在堂婦當奉酒醴中饋以待賓客遂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與馬燧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於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問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貞元九年八月薨時年六十七上震悼出涕廢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弔命京兆尹李充監護喪事官給葬具

賵賻加等比大斂上手書致意送柩前曰皇帝遣宫闈令第五守進致旨於故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實山岳之降靈宏濟患難保佑王室掃蕩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匡時定亂實賴元勳洎領上台克諧中外訏謨帝道叶贊皇猷常竭嘉言以匡不逮情所親重義無間然方期與國同休永爲邦翰比嬰疾恙雖歷旬時日冀痊除重期相見彌亍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徵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憖遺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樑巨川未濟遂亡舟

楫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胤嗣朕必終始保持况愿等弟兄承卿教訓朕之志義豈忘平生縱卿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卻未見朕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冀知朕誠志無以為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述數行貴寫所懷得盡臨紙遣使不能飾詞魂而有知當體朕意冊贈太師諡曰忠武及葬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賫詔於柩車百官拜哭於道晟薨後城鹽州復鹽池上賜宰臣新鹽惻然思晟乃令致鹽於靈座又時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教戒備至聞愿等有一善上喜形於色眷遇終始無與晟比元和四年詔曰大能定社稷濟生人存不朽

之名垂可久之業者必報以殊常之寵待以親比之恩與國無窮時惟茂典故奉天定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西平郡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贈太師李晟間代英賢自天忠義邁濟時之宏算抱經武之長材貫以至誠協於一德嘗遭屯難之際實著戡定之功鯨鯢既殲宮廟斯復眷茲勳伐則旣褒崇永言天步之夷載懷邦傑之力思加崇於往烈爰恊比於後昆睠以宗親將予厚意其家宜令編附屬籍晟配饗德宗廟庭僖宗幸蜀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晟功烈爲興元聖功錄編賜諸將表勳之晟十五子侗佃偕無祿早世次愿聰總愻憑恕憲愬懿聽惎慇聰總官卑而卒而

愿恕聽最知名

愿幼謙謹寡過晟立大勳諸子猶無官宰相奏陳德宗卽日召愿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勳至上柱國賜門戟卽令賜愿乃與父並列棨戟於門九年丁父憂十二年服闋德宗召見愿等於延英憫然久之曰朕在宮中常念卿等追懷勳德何日忘之又聞卿等居喪得禮朕甚嘉之各賜衣一襲絹三千匹愿依前授太子賓客兄弟同日拜官者九人尋轉左衛大將軍元和元年入月檢校禮部尚書兼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威令簡肅甚得綏懷之術客有亡馬者以

狀告愿愿以狀牓於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所亡馬繫之牓下仍置書一緘曰馬逸及羣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并亡馬謹納於路愿付客亡馬而縱其良馬境內嚴肅多如此類轉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到鎮以青鄆不恭奉命討伐屠城下邑捷奏屢聞無何有疾以其弟愬代爲徐帥入爲刑部尚書疾愈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然自是頗怠於爲理無復素志聲色之外全不介懷長慶二年二月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先是張宏靖爲汴帥以厚賞安士心及愿至帑藏已竭而愿恣其奢侈門內

數百口仰給官司不恤軍政賞賚不及宏靖將而以威刑馭下又令妻弟竇緩將親兵緩亦驕傲黷貨以是羣情聚怨是歲七月四日夜牙將李臣則薛志忠秦鄰等三人宿直突入竇緩帳中斬緩首以徇愿聞有變與左右數人露髮而走登子城北樓懸縋而下由水竇而出比曉行十數里遇野人驅驢奪而乘之得至鄭州愿妻竇氏死於亂兵之手子三人匿而獲免僕妾爲軍士所俘城中大掠三日乃立其牙將李㝏爲留後以邀旄鉞月餘方誅之愿坐貶隋州刺史朝廷念晟之勲終不加罪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四年六月復檢校司空

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河中之政亦如岐梁
加以愿結託權倖厚行賂遺賦入隨盡軍府蕭然賴遽
疾終不爾蒲人必有更變寶曆元年六月卒贈司徒
愬字元直 以父蔭起家授太常寺協律郎遷衛尉少卿愬
早喪所出保養於晉國夫人王氏及卒晟以本非正室
令服緦號哭不忍晟感之因許服縗既練丁父憂愬與
仲弟憲廬於墓側德宗不許詔令歸第居一宿徒跣復
往上知不可奪遂許終制服闋授右庶子轉少府監左
庶子出爲坊晉二州刺史以理行殊異加金紫光祿大
夫復爲庶子累遷至太子詹事宮苑閑廄使愬有籌畧

善騎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討蔡州吳元濟七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又命袁滋爲帥滋亦無功愬抗表自陳願於軍前自効宰相李逢吉亦以愬才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隋唐鄧節度使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或以不肅爲言愬曰賊方安袁尚書之寛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乃紿告三軍曰天子知愬柔而忍恥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軍衆信而樂之愬又散其優樂未嘗宴樂士卒傷痍者親自撫之賊以嘗敗高袁二帥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憚者不甚增其備愬沈勇長

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單弱之勢出賊不意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奏請濟師詔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由是完緝器械陰計戎事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櫃椵山以取鑪冶城入白狗汶港柵拔楚城襲朗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嘗獲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辭氣不撓愬異之因釋其縛署爲捉生將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吳秀琳總衆數千不可遽破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士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愬從之果擒光洽十二月吳秀琳以文成柵兵三千降愬乃徑從之新興柵遂以秀琳之衆攻吳房縣收其外城初將攻吳

房軍吏曰往亡日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勝捷而歸賊以驍騎五百追愬愬下馬據胡牀令衆悉力赴戰射殺賊將孫忠憲乃退或勸愬遂拔吳房愬曰取之則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以分其力初吳秀琳之降愬單騎至柵下與之語親釋其縛署爲衙將秀琳感恩期於効報謂愬曰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爲也祐者賊之騎將有膽畧守興橋柵常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誠誡之曰今祐以衆穫麥於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旁林中又使搖旆於前示將焚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逐爾以輕騎搏

之必獲祐用誠等如其料果擒祐而還官軍常苦祐皆
請殺之愬不聽解縛而客禮之愬乘間常召祐及李忠
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愬致之
軍中多諫愬愬益寵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爲突將
愬自教習之愬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七月不止
溝塍潰溢不可出師軍吏咸以不殺祐爲言簡翰日至
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
天意不欲平此賊何爾一身見奪於衆口愬又慮諸軍
先以謗聞則不能全祐乃械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
殺祐則無以成功者比祐至京詔釋以還愬乃署爲散

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略無猜間又改為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鋭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軍令有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陳許節度使李光顏勇冠諸軍賊悉以精卒抗光顏由是愬乘其無備十月將襲蔡州其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張柴砦盡殺其戍卒令軍士少息繕羈靮甲冑發刃彀弓復建旆而出

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逕險夷張柴已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促令進軍皆謂必不生還然已從愬之令無敢爲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墉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

而登其門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耳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得至此遂驅率左右乘子城拒捍田進誠以兵環而攻之愬計元濟猶望董重質來救乃令訪重質家安䘏之使其家人持書招重質重質單騎而歸愬白衣泥首愬以客禮待之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乃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及諸鎮兵尚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其爲元濟執事帳下廚廏之間者皆復其職使之不疑乃屯兵鞠場以待

裴度翼日度至愬具櫜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
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
禮受愬迎謁衆皆聳觀明日愬軍還於文成柵十一月
詔以愬檢校尚書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
襄鄧隋唐復郢均房等州觀察等使上柱國封涼國公
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一子五品正員憲宗有意
復隴右故地元和十三年五月授愬鳳翔隴右節度使
仍詔路由闕下愬未發屬李師道再叛詔田宏正義成
宣武等軍討之乃移愬爲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代
其兄愿兄弟交換岐徐二鎮旬日間再踐父兄之任愬

至徐方理兵有方畧時蔡將董重質貶春州司戶愬上
表請恕重質賜之甚於軍前驅使卽詔徵還賜武寧軍
愬乃署爲牙將愬破賊金鄉凡十一戰擒賊將五十俘
斬萬計淄青平將有事燕趙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愬檢
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
義節度使仍賜興寧里第十月王承宗卒魏博田宏正
移任鎭州愬至潞州四月遷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
節度使長慶元年幽鎭復亂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
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聖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
其仁而愛人使理鎭冀且田公出於魏總師七年一旦

鎭人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爲無人也若父兄子弟念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慟哭又以玉帶寶劍貽牛元翼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此劍平蔡寇今鎭人叛逆公以此翦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劍及帶令於軍中報之曰願以衆從盡其死力方有制置會疾作不能治軍人違紀律功遂無成朝廷以田布代之除太子少保歸東都是年十月卒於洛陽時年四十九穆宗聞之震悼輟朝加等贈太尉諡武 曰始晟克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勳雖昆仲皆領兵符而功業不侔於愬近代無以比倫加以行

已有常儉不逾禮弟兄席父勳寵率以僕馬第宅相矜唯愬一遷大鎮所居先人舊宅一院而已晚歲忽於服土辟請不得其人與鄭注善至使吏緣爲姦軍政不肅物論稍減惜哉

新書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何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爲多

聽字正思七歲以蔭授太常寺協律郎常入公署吏胥小之不爲致敬聽令鞭之見血父晟奇之後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爲神策行營兵馬使時昭義盧從史持兩端無心討賊承璀用聽計擒從史以獻轉左驍衛將軍出爲

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爐官鑄錢日五萬人無犯者徙安州兼御史中丞出爲安州刺史隨鄂岳觀察使柳公綽討吳元濟軍中動靜悉用聽謀軍聲遂振元和中討李師道聽爲楚州刺史統淮南之師鄆人素易淮軍聽潛訓練出其不意趨海州據險要破沭陽兵絶龍沮堰遂取海州降朐山戍懷仁東海兩城望風乞降山東平元和十四年五月以功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節度使十五年六月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開決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初聽爲羽

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薊不庭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爲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長慶二年二月授檢校兵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四年當從紀作寶曆元年七月轉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大和二年討李同捷時魏博行營將亓志沼潛結滄鎮擅迴戈攻其帥史憲誠詔聽帥師援之大破其叛卒志沼奔鎮州爲王庭湊所殺聽遂凱旋以功封涼國公授一子五品官王庭湊再違朝旨詔聽以全師屯貝州路由魏州史憲

誠懼聽見襲衷甲郊迎候吏密白聽乃令兵士匣刃櫜弓休於野外魏人遂安後憲誠欲入覲竭其府庫魏人怨之殺憲誠衙軍立其大將何進滔詔聽兼領魏博節度使將兵北渡魏人不納聽乘城拒守乃屯兵館陶魏人遽襲聽不為備其軍大敗無復部伍晝夜奔走僅而獲免喪師過半輜重兵仗並皆委棄御史中丞溫造殿中侍御史崔蠡彈之曰臣聞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莫能建大中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昨者貪其承藉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總二萬虎貔之旅位極寵榮兼兩藩節制之權心無報効況陛下授以

神筭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克日先定而聽擁旄觀望按甲遷延熒惑人心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衆肆其姦兇失六郡於垂成困危巢於巳覆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淺口而疾驅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恭苞羞蔑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將戰而兵力不支袁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尙在或親當矢石或躬歷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曾貸法必震皇威今李聽罪狀夙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

猶示含容不寘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請付法上不之罪罷兵柄爲太子少師聽頗賂遺權倖以爲援居無何復檢校司徒起爲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相傳不利葺修以至隳壞聽曰帥臣鑿凶門而出豈有拘於巫祝而隳公署邪遂命葺之卒無變異大和六年轉武寧軍節度使時聽有蒼頭爲徐州將不欲聽至聽先使親吏慰勞徐人爲蒼頭所殺聽不敢進固以疾辭用爲太子太保七年出守鳳翔時人榮之九年改陳許節度未至鎮鄭注搆其過復除太子太保分司開成元年出爲河中尹河中晉慈隰節度使文宗歎曰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唯聽爲

可
四年以疾求代除太子太保是歲十月卒時年六十
一贈司徒聽十領旌節所不至者三鎮涖官苛細好將
迎遺賂故急於聚斂窮極侈欲或誠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恐不見忠功之劾吾欲夸而勸之也位至一品竟終牖下非西平之遺德焉能
及此乎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帟牆屋皆滿子琢以家閥擢累蕤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顯功不爲士大夫稱道數免後遷廣明時沙陀數盜邊於是琢爲宿將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從河陽三城坐逗撓下遷刺史卒
憲晟第五子晟十子憲愬最仁孝及長好儒術以禮法
修整起家太原府參軍醴泉縣尉于頔鎮襄陽辟爲從
事時吳少誠據淮西獨憚頔之威當時咸以憲謀畫致

之元和八年田弘正以魏博奉朝旨辟憲爲從事授衛
州刺史遷絳州所至以理行稱絳有幻人怵民以亂憲執誅之河中兵本仰食於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故敖保山爲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濬汾抵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旣免負載勞又權其羸以完新倉絳人賴利入爲宗
正少卿遷光祿卿穆宗卽位以太和公主降迴鶻以金
吾大將軍胡證充送公主使命憲副之使還獻入蕃道
里記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出爲洪州刺史江
西觀察使大和二年轉嶺南節度使憲雖勲伐之家然
累歷事任皆以吏能擢用所歷官秩政績流聞性本明
恕尤精律學屢詳決冤獄活無罪者數百人以能入官

官無敗事士君子多之大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

憑累歷諸衛大將軍兼太子洗馬並以陰授官累遷至少府監甚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迴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迴鶻所訴文宗怒貶甚爲定州司法參軍

王佖晟之甥雄武善騎射自晟河西河北出師佖無役不從朱泚之亂晟攻賊於光泰門賊鋒尙勁佖與兵馬使李演爲苑牆血戰敗賊前鋒諸軍方振論功爲神策將吐蕃之寇涇原佖伏卒擊尙結贊幾獲由是深爲吐蕃所畏晟視佖恩寵與愿愬不殊給與過之晟既爲張

延賞媒孽罷兵權亦不用佖爲將帥入爲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愿愬兄弟在方鎮佖檢校工部尚書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於河堧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至是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併役成橋仍築月城圍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邊上至今爲恨召還爲右衛將軍故事將相除從皆出內制故號白麻至佖以責罷遂中書進制長慶三年四月卒

史臣曰西平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事君長於應變誠一

代之賢將也觀恒山之役立談釋二帥之憾涇師之亂號哭赴奉天之危可不爲忠義乎對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必詐沮星變之議移渭橋之軍可不爲應變乎解帶結孝忠之心請婚釋延賞之怨嫉惡有楚琳之請懲亂行希鑾之誅可不爲明於決斷乎而德宗皇帝聽斷不明無人君之量俾功臣困讒慝之口姦人秉衡石之權丁璵之言誠堪太息雖齷齪刻渭橋之石區區賜煙閣之銘亦何心哉作善遺慶諸子俱才元和平賊之功聽愬居其半父子兄弟皆以功名始終道家所忌之談李氏以善勝矣

贊曰桓桓太師義勇天資運鍾禍亂力拯顛危勳事章
武誅蔡平齊愬煙畫圖父子爲宜

新書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蟠河南李希烈訌鄭汝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義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而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
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唐書卷第一百八十四

